

## 聊齋詩詞

《蒲松齡全集》第二冊中收集了數百首詩詞，老人家寫的很多是感歎考不上、生病、等等痛苦，著作不單是鬼狐。

梵穀一生也只賣過一幅畫，但他有一個弟弟，可以寫信向他抒情，蒲松齡借詩詞記載，兩人的共同點是創作不間斷。

時下的許多年輕人，憤世嫉俗，自艾自怨，只動口不動手，甚麼都沒有留下來，又能怪誰呢？

其中一首在一六九二年寫的《哭兄》，因家兄亦去世，讀之有感。

昔日我歸家，解裝見兄來；今日我歸家，寂寂見空齋。謂不知我至，惆悵自疑猜。或雲逝不返，淚落濕黃埃。除夕話綿綿，燈昏剪為煤。可憐七情軀，一化如土灰！我今五十餘，老病恒交催。視息能幾時，而不從兄埋？人間有生樂，地下無死哀。死後能相聚，何必諱衣台！

有首《養貓詞》，甚有趣，與其說是詩詞，又像一篇小品：

一甕容五鬥，積此滿甕麥。兒女啼號未肯春，留糶數百添官稅。鼠夜來，鳴啾啾，翻盆倒盞，恍如聚說來謀。出手於衾，拍枕呵罵：「我當剗你頭！」鼠寂然伏聽，似相耳語：「渠無奈我何！」因複叫，爭不休。貓在床頭，首尾交互，鼠來馳騁，如驢駒駒。推置床下，爬根依然弗顧；旋複跳登來，安眠如故。怒而撻之仍不悟，戛然搖尾穿窗去。

也不是每首詩詞都帶悲傷，蒲老描述閨中樂趣，亦甚形象：

長髮頻刪，黑髭漸短。青帳裏玉貌如花，紅燭下秋波似剪。將檀郎數數偷，靈心暗轉，別有弓腰旖旎，蓮釣膩軟。新妝近熱粉香生，禿衿解小幃春暖。銷魂處，秀頂微豐，略聞嬌喘。